

# 中國大學生透過微博參與社會事件之傳播模式探討

China's students use the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 to participate social events model  
analysis in the university level

林志遠 Lin Chih-Yuan

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研究生

# 中國大學生透過微博參與社會事件之傳播模式探討

摘要

隨著互聯網在中國的興盛，人們對於社群媒體的使用，達到前所未有的盛況。網路在中國人民生活當中，已扮了演密不可分的角色。在此情況之下，本研究欲透過分析了解，新浪微博的用戶，是如何透過網路傳播互動的方式，來進行社會參與？本研究以中國大學生為訪談對象，透過訪談資料得出網民使用動機，以及微博用戶的網路傳播社會參與模式。

關鍵字：自媒體、社會參與、新浪微博、隱藏文本

China's students use the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 to participate social events model  
analysis in the university level

Abstract

Sina Weibo social website has become very popular in China. Although the infrastructure of the Internet has been rather completely established in China, Chinese government still put some strict limits and bans on the social media like the Interne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how college students use the Sina Weibo social website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events in China, and how they use the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of Weibo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 people. The research employed the “ground theory” as its research methods, and by interviewing six Chinese students, the author developed a model of participation to describe the way of participating taken by China’s social websites users.

**Keywords: social website, social participation, Weibo**

## 壹、 研究問題與意識

在社群媒體盛行的時代下，透過網路維繫線下生活人們彼此之間的感情，已經是相當稀鬆頻繁的生活舉動。2012年初，知名社群媒體Facebook創辦人馬克（Mark Zuckerberg）的公開信，標題便是「讓每個人都能發聲」（to give everyone

a voice)。在信中，不論是人與人之間，人與政府之間，馬克不斷強調資訊分享與互動的對於社會關係進步的重要性（財經網，2012年2月2日）。而分享與參與，便是社群媒體最主要的使用精神。社會資本理論強調人們的社會參與（social participate）與互動，並維持彼此社會層面的社會資本形式（Nan, 2001／林祐聖、葉欣怡譯，2005，頁61；黃克先、黃惠茹譯，2008，頁3），此點主張，與馬克的說法有值得探討之處。

在中國，網路的使用人數，至2011年年底，以達到5.13億人。而社群媒體微博自2009年在中國成立以來，使用人口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增加。此點無疑證明了現今中國人民對於訊息溝通的需要，以及展示了人民對網路在生活中的依賴程度。中國傳播學者喻國明等人（2011，頁3-7），在其著作當中，指出西方學者結合了human與node兩個詞，創造了所謂節點（Humannode）的概念。其指的對象，就是在網路結構的媒介平台上，每一個使用這一媒介，並利用媒介本身的互動、連結功能的用戶。這樣的概念，也像是美國專欄作家Dan Gillmor在《草根媒體》一書當中所強調的「自媒體」的概念。這個用戶是訊息的傳播者，也是訊息的接收者與再次傳播者，能夠自行組織與處理即將發布的訊息，並遵守網路的技術規範和傳播規律，參與網路媒介的內容生產過程。

因此結合這些論點，每位使用者都可以同時傳播與接收其他使用者的訊息，而這樣的互動，又能夠增加彼此之間的新訊息，再回饋到新的討論當中，因而創造了社群媒體現今資訊繁榮的景象。在這樣的認識下，本文主要探討意識，便是試圖從社會參與的觀察點出發，在中國大陸現今的文化、政治脈絡下，分析事件與個案，進而了解在這樣的脈絡下，中國網民如何利用所謂「自媒體」的概念，以網路言論的形式對社會事件進行討論甚至參與。

## 貳、理論架構發展與相關文獻探討

中國大陸受其政治體系影響，在媒體產業與言論自由市場上，有著相對嚴格的政治管控。「天安門」、「法輪功」、「經濟或生育政策」等直接觸碰政治領導權利的相關事件，對於中國政府來說，是任何人在媒體上，不能碰觸也不能散佈的絕對禁忌。就連一般日常較為引起人們關注的社會議題，民眾或新聞媒體的發言內容，如果過為激進或是煽動，也會遭受政府以審核內容、報導禁令、刪除留言等形式限制傳播。因此一般人在公開場合發言時，往往需先對欲發表之言論意見進行自我審查，或使敏感言論變的較為隱晦。

台灣學者王毓莉（2012）引用了美國學者 Scott 所提出的隱藏文本概念，用來描述中國記者面對國家機器的限制，如何使用隱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的手段，來達到最大程度的抗拒。此方方式不使用公開反抗，而使用一些較為隱藏的方式，避免遭到權力力量的直接打擊。這樣的概念，同樣也可以運用在網路言論中，事實上在中國，網路空間依然與現實空間一樣，遭遇嚴格的言論管制，但是網友的集體智慧，在這種環境底下，便顯得出其可貴之處。中國網民如何在網

路管制底下，利用新媒體所帶來的科技演化，爭取更多的言論空間？此研究問題，是本研究主要將進行探究的部份。

中國境內網路開始快速盛行以後，人們對於透過上網達成審議式民主與言論自由的可能性，多了許多想像與拉鋸的空間。針對網路是否能夠促進民主，國內外學者已多有所探討，其研究成果看來，可分為樂觀與悲觀的學者。樂觀的研究者對於網路「快速」、「隱蔽性高」、「保留與複製資料」等特性，表示肯定（Shapiro, 1999／劉靜怡譯）。而悲觀的學者，則對於網路世界存在的「資訊落差」、「意見極化」、「網路霸凌」等現象，提出深刻的批判（Sunstein, 2007）。

而在中國大陸，政府手裡最終還是握有網路的生殺大權，恐怕也是讓某些研究者不看好中國網路民主到來的重要原因。但事實上，近年來令有關注中國社會事件的人們耳熟能詳的「孫志剛事件」、「廈門PX場事件」、「華南虎事件」、「錢雲會之死」等社會事件，皆是透過網路上的網民積極參與，使議題在網路各部落格、論壇形成熱烈討論，使政府面臨決策上的壓力，甚至最後網民或轉化為實體行動，或在傳統媒體的輔助報導下，終於成功使得官方對政策不合理處做出讓步（新華網，2011年1月27日）。

因此以上案例，便可說是在政府有限度的開放底下，順利使得人們在社會事件中，透過網路作為討論與聯繫的管道，使得一般網民能夠發聲，達成社會參與目的。也因此，本文認為比較起一般的言論民主國家，中國大陸網路世界，雖也存在著學者所爭論的種種負面現象，但這樣的言論空間，對於言論自由度不高的中國民眾而言，還是相當具有意義的。

現任教於美國，也曾從事中國網路研究之中國籍學者周永明，曾經在他的研究當中指出，從事網路研究最常遭遇的困難，便是研究對象與範圍的界定（Zhou, 2005）。因廣大的網路世界中，所有網路使用者在當中穿梭自如，研究者難以在研究範圍上，做出窮盡且清晰的界線。因此，周永明在他的研究當中指出，此困難克服的方式，便是在於探討網路世界中，不同社群之間的「互動」，並透過個案研究的方式，建構出具體且聚焦的研究範圍。而他的研究也以線下訪談法，回頭將受訪者線上線下的表現作一完整的探討，並在研究中，明確表達了線上與線下世界是有緊密關連的，非二元對立。

本文承襲這樣的觀點，也挑選了2011年發生的「動車事件」、「廣東烏坎村民爭地抗議事件」等重大社會事件，做為個案研究對象，並鎖定現今在中國大陸最多人使用的「新浪微博」，探討受訪者平時利用微博，實行社會參與的實際情況，以及其與微博上各關係群體，詳細互動之情形，達成本文建構傳播模式的目的。

透過上述，本研究在此設立下列研究問題，並於第肆章中進行深入的質性分析：

- 一、中國大學生使用微博的動機為何？與傳統媒體的使用差異為何？
- 二、中國大學生，如何透過微博，參與社會事件的討論？

三、中國網路存在哪些網路管制？使用者如何在受管制的限制下，保持資訊的傳遞？

## 參、研究方法與對象

### 一、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質性訪談當中的「紮根理論法」(Stauss & Corbin, 1998/吳芝儀、廖梅花譯, 2001)，對於參與事件其中的中國大學生進行訪談。本研究的最後目的，是要建構出中國網路資訊流動的傳遞模型，以此將網民實際透過網路的傳播行為，提升至具有理論意義的概念探討。以往建構傳播模式的研究，多為理論的假設，或是以量化的調查方式，計算出各變相的關連性，並以此關聯建構出屬於該研究情境的傳播模式。而本文之所以選取紮根理論作為研究方法，便是希望藉著紮根理論的研究步驟，將模式的建構建立在中國文化、政治的情境脈絡上，並透過讓受訪者自行詮釋的方式，將二手文獻資料中所無法展現的各種微小細節，也能透過互動性高的訪談法被呈現出。

此法以往大多運用於醫療護理，或是教育學習等相關研究上，運用在傳播學的研究上的並不多見。紮根理論，便是不斷透過將訪談資料作概念的抽象化，提取出符合研究情境、且具有理論運用意義的類目變相，並再以邏輯探討的方式，將各變相之間的關連，排序成具有理論性的關聯模型。因此，這樣的研究方法，正好可讓本文嘗試以新的研究方法運用方式，作出不同於以往量化者的研究，以分析後得質性資料，建構出中國大學生的網路參與模型。而本研究結果所做的貢獻，除了能將現今中國興盛的網路社會參與現象，透過學術研究的方式，使其成為具有理論價值的模式架構。另外透過本研究，也能將網路世界當中，線上與線下之間的關聯做一表達釐清。

### 二、受訪對象說明

本文所以挑選大學生作為受訪對象，原因有二：其一，根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2012年3月12號）最新一期報告指出，20至29歲為目前網路使用人口最活躍的階段，而現階段的大學生或研究生，正好符合這個年齡層分布，且為中國網路普及之後，最活躍的網路使用群體。中國現今個人電腦、智慧型手機等上網設備甚為流行，大部分大學生的生活型態，可以說已到了與網路難以分割之地步。另外根據中國籍社會學家趙鼎新（2007）研究著作中所指出的，以社會參與的角度而言，大學生在心智表現上，處於較為理想與亢奮的階段，加上經濟負擔較少，閒暇時間也較社會其他群體更多，如要參與社會運動，將擁有更適合參加的背景條件。因此學運在世界大部分國家歷史中，皆曾發生過。根據這樣的概念，本文也推斷，在中國習於上網的大學生，對於社會事件的參與，比起其他群體有較多的機會，且一旦參與了，也會有較為活躍的表現，因此適合作為本題目之受訪者。而另外一項原因，便是由於台灣與中國兩岸現今交流學生眾多，台灣方面

有些大專院校也已於 2011 年，開始招收中國籍的學生來台就讀並獲取學位。因此，在作者尚無法前往中國大陸進行田野調查之前，以前來台灣居留的中國大學生作為研究樣本，實可增加研究樣本取得的便利性，且台灣言論自由程度較高，在研究匿名的情況下，更容易獲得受訪者信賴，使其願意表達出真實的自身情況。

表 1：深度訪談對象一覽表

訪談對象 (姓名筆畫序)	目前就讀學校	訪談時間
S1	中國人民大學	2012.03.16
S2	汕頭大學	2012.03.17
S3	中央民族大學	2012.03.16
S4	文化大學	2012.03.13
S5	中央民族大學	2012.03.16
S6	福建大學	2012.03.09

## 肆、研究分析

此章節承接上述，以質性研究紮根理論的分析方式，對於六位受訪者的訪談內容，進行詳細分析，並經過資料的精練後，最終將中國大學生使用微博進行社會參與模型建構成型。

### 一、使用動機

從六位受訪者的資料當中，在研究動機這一塊，除了能夠看出訪談者願意在生活當中使用微博的原因，另外重要的是，也能得以瞭解新媒體與傳統媒體方式差異處。經過內容編碼類目的歸類，本研究將使用者動機歸納為「宣洩與滿足」、「尋求認同」、「互動與討論」、「搜尋與集結資訊」、「獲得話語空間」。

根據林南在社會資本的著作當中，將人們使用社會資本的動機分為情感類與工具類，本研究受訪者街體現了這樣的使用動機，在情感層面，所有受訪者都表示，微博時常被他們用來維繫實體生活中同儕與親友之間的感情，透過訊息的轉發以及針對各類議題的相關討論，線下的人際感情得以維持熱度，而在實體生活中所關心或好奇的對象，也能透過微博瞭解關心對象的近況（S1）。

對於大學生而言，平時除了上課以外，下課擁有與多休閒時間得以自由運用，因此網路成為了學生打發時間，及獲得資訊的主要方式之一。根據受訪者表示，平時三不五時就會上網瀏覽微博，使用頻率相當高。其中很重原因，便是因為資訊量豐富。除了社會新聞與政治訊息以外，包括娛樂資訊、生活實用資訊、購物資訊、考試學習資訊，全部可從微博都中獲得（S4、S6），值得強調的是政

治與社會資訊，由於網路當中強大的討論性與分享互動能力，往往能使得微博使用者獲得與傳統媒體口徑相當不同的新聞資訊。例如中國「動車追撞事件」或「烏坎村群聚」等社會事件，許多相關資訊被官方視為重大議題而遭到屏蔽，此時如果人民想要獲得更多的真相，透過微博是相當有效的方法（S1、S2）。受訪者 S1 便表示，他平時不太參與微博上的討論，但是喜歡透過微博來觀察事件的變化，對於微博使用者而言，微博是個很快速的社會反映平台，線下真實事件一有任何事情發生，馬上會被網友帶進微博當中進行線上討論。

## 二、微博的功能與資訊傳佈

微博在交友的功能上，有分為關注與粉絲兩大項，平時可以針對有興趣的微博帳號進行關注，便可成為對方的粉絲，即時在自己的微博頁面上，接收到對方的即時發文訊息。而在言發布與分享功能上，除了發布資訊，也有「轉發」、「評論」兩項功能，可針對對方的訊息進行互動。例如上述提及意見領袖所發表的言論，便經常受到跟隨者的轉發。一個特別的現象是，一則許多人關注的微博訊息，有時往往轉發的數字遠多過評論的數字（S4）。根據受訪者的回答，這是因為轉發這個功能，能夠直接將完整資訊帶到自己的個人微博頁面中，自己可以在這條訊息上，再另闢評論，而轉分享的方式，也比自己另發一條新的微博訊息容易得多（S4）。另外還有受訪者表示，有些名人的微博訊息往往瞬間好幾千人，如果此時在底下跟隨評論，往往內容也是埋沒在茫茫網海之中，因此不如重新轉發在自己的微博頁面上，除了可在轉發的訊息上加入個人觀點，也能讓與自己相互關注的好友看到自己對於事件的態度（S3、S5）。使用者可以在當中找尋到認同，確立自己的想法，並得到更多的資訊內容。一般來說，雖然網路資訊相當多元，但是也不乏不實資訊充斥其中。因此有經過新浪官方認可的網路名人，使用者往往願意其所發布的資訊給予更多的信任，並進行後續的轉發跟評論的動作。

因此，微博功能當中可選擇「關注」對象，使用者除了會關注自己有興趣的娛樂與新聞資訊，另外經常做的，就是關注網絡意見領袖的微博帳號。跟隨意見領袖的言論，除了能有效表達自己對於某些複雜事物的立場，也能從喜愛的意見領袖言論中，獲得更多的認同（S2、S4），而由於每個人關注的對象不同，因此從每個人的微博頁面，便也可以顯露出自己微博上的個人特色，例如喜愛那些興趣嗜好，或平時對事件抱有哪些看法等（S4、S6），透過上述轉發評論等方法，讓資訊從自己的微博上展開新的發布，發揮網路中自媒體的功用。但相對的，對於網路訊息傳佈較為不放心的使用者，則便會選擇較少的在公開空間的微博上表露自己太多的真實主觀想法，而表示寧願關注很多重要的媒體或名人，透過網路快與廣的傳播特性參與觀察事件（S1）。

另外，除了透過關注好友以外，微博官方自己也設立有廣場，每每有網友一發新的微博訊息，就會馬上被展示在廣場中，每當有重大社會事件發生時，便可以從微博廣場，了解現在社會上正在熱烈討論的社會議題。或是微博官方也會將網路熱門話題，公布在微博首頁，吸引網友點擊，參與對於話題的討論（S1、

S4、S6)。

### 三、社會參與的實行與網路管制

中國由於其政治背景與許多網路發達國家不同，因此在使用社群媒體上也受到來自政府與網絡公司的聯合管制。尤其是本文於訪談中所使用的「動車追撞」事件、「烏坎村民抗議示威」事件，還有官員兒子車禍肇事打人事件，都是當時在微博上被限制的比較緊得社會事件。根據訪談資料，在微博上，這些手段包括了「刪除留言訊息」、「無法發送訊息」、以及「資訊屏蔽」等三類。受訪者多數表示，在微博的使用經驗當中，曾經遭遇訊息被管制的情況發生（S1、S2、S3、S5）。最直接也最常見的，是直接將涉及對事件會產生負面印象的言論，逕行刪除。此刪除工作多由新浪公司來執行，但文字語意的判斷需要一些時間，因此往往會發生，前幾天轉的訊息內容，回頭再查看時，只剩下空白以及「原微博已遭原作者刪除」這樣的訊息，等於使用者轉了個空白訊息在自己的微博上（S2、S5），刪除的主題也會隨政府發布的政策有所不同，例如動車事件當初，許多訊息還能流傳與發布，但到了政府對於訊息流通的規定趨向嚴格時，許多一開始發布過的內容也會被刪除（S3、S5）。

另外，有些像是「六四」等被官方嚴令禁止流傳的敏感訊息，微博則會設立關鍵字，遇到手中將發布的訊息有涉及這類敏感關鍵字，訊息便無法發出，並在微博上顯示「因言論涉及相關法律規定，請查明後再發」等類似禁止發布的指示（S2）。甚至受訪者表示，曾聽說有些訊息看似發布了，但其實已經被屏蔽掉了，其他關注自己的粉絲其實無法收看到（S1）。

因此考慮到這樣的使用限制，有意願針對被管制的事件參與討論或分享資訊的網民，便會發揮智慧與創意，就像 Scott 所說的一樣，在管制底下發展出許多另類的傳達訊息的方式。經由訪談資料整理，並借用 Scott 的「隱藏」關鍵詞，共彙整成幾類「隱藏參與手法」：(1)「人多勢眾」、(2)「保持中立」、(3)「隱晦詞句」、(4)「以圖代文」、(5)「圖不對題」、(6)「特殊網路體例」，以下分別介紹：

#### (1)「人多勢眾」

當政府在決定是否針對事件資訊進行管制時，除了事件對社會穩定的重大程度，另外事件在社會上的引起的關注程度，也多少會影響政府決定介入管制的程度，而有所不同（S3、S5），而網路世界就是社會主要一部分的人民反應，因此政府也會透過網路資訊來「體會民意」，進而多少影響到一點網路管制程度。例如「動車事件」發生時，網路上充滿一遍針對相關人員疏失的撻伐，以及要求政府給予真相的訊息言論。首先在這樣眾志成城的氣氛下，參與相關言論的發表顧忌會比較少，對於跟隨這樣的大眾言論，也能讓自己有受到支持的感覺，例如受訪者 S5 便表示：「反正如果很多人一起做，那就代表安全了」。受訪者 S2，針對此點便說道：

在當時政府是提出七月的時候，一定要提出調查結果，結果大家這件事

情都忘了，本來我也忘了，但是到了那一天，就有人站出來在微博上曝  
露，就說：「政府說今天會有溫州的調查結果」，然後就@（傳此條訊息）  
媒體、@公知、@鐵道部，然後就說：「為什麼今天報告還沒有出來？」，  
然後大家看到就跟著轉發，然後問說：「為什麼今天報告還沒有出來？」  
包括我自己那時候也有轉，然後問：「為什麼今天報告還沒有出來？」然  
後我覺得是有部份壓力吧，國家就提了一個報告...至少最後有個交待  
吧。

## (2)「保持中立」

由於微博主要傳送訊息的一個方式是轉發，因此有時當使用者不樂於看到自己的訊息受到刪除，便會轉載其他人的相關言論，如此一來只要原來發布的訊息源頭沒有被刪除，自己就能透過別人的發言，強調自己想要關注的事件，或是其實看似中立的訊息內容，底下卻可能有其他網友留了較為激進的評論，而微博轉用訊息，會連帶連底下的評論也轉過來，因此在自己的微博頁面，表面上好像是轉了一條中立客觀的資訊，其實底下激進的評論也跟著轉過來了，其他人只要點擊就可以看到那些評論（S5）。有的使用者為了避免被刪除內容，會將自己的發言做成公正客觀的事實描述，但往往這樣的描述，配合當時的事件脈絡，就可以讓人發現問題的癥結點所在了。

## (3)「隱晦詞句」

為了順利發文成功，或是不讓詞彙顯得太過於敏感而遭到刪除，網友會將發言的文句講述得很模糊卻充滿暗示，但有心人卻一能一眼望穿，於是也以很模糊的方式回應之，形成網友之間共同的「溝通默契」。有時候這種默契是在文句上的，有時候是在詞彙上的，例如六四可能就打成「7-1，5-1」，或是將字詞拆開，例如講到政府就用 **gover-nment**，這些作法都能有效減低訊息被刪除的機會（S2、S3、S5、S6）。

## (4)「以圖代文」

比起文字，圖片因為解釋的空間較大，因此網路管理員對圖片進行審查的難度也較大，因此有些網友會開始用發圖片的方式進行訊息的傳播，例如官員兒子肇事打人，被網友暱稱為「我爸爸是李剛」的社會事件，當初發布的方式就是以照片在微博上廣為流傳，而使用超連結的方式也容易被刪除，因此網友想要發布照片或影片，多會直接上傳在自己的微博發布。

因此，利用圖片這樣的特性，現在許多網友還會將可能被刪除的文字先以照片的形式留存下來，等到被刪除的時候，便可以用不易被審查的照片，再次進行傳播（S2）。

## (5)「圖不對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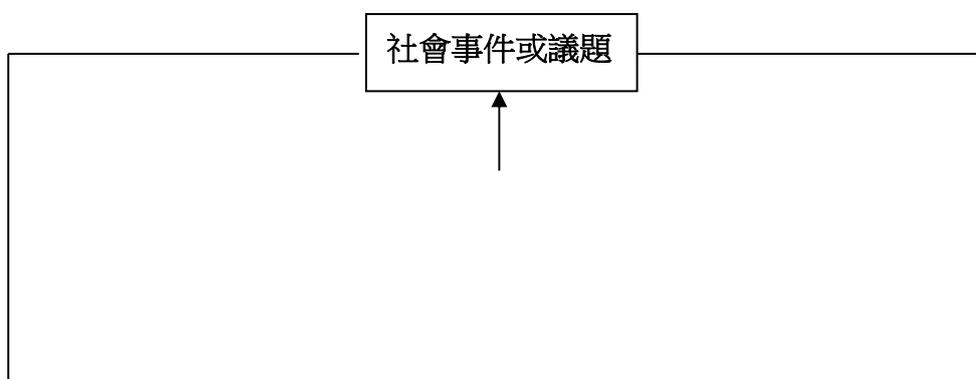
在發布照片的時候，受訪者還提供一個在烏坎村事件所發生的案例，當時有人在微博上傳當地武警毆打村民的照片，但是照片的標題卻反向取名為「軍民於水情」，如此標題竟使得照片在當時也在微博上流傳了兩三天左右才被刪圖，但是這段時間卻也足夠讓許多網民看到了（S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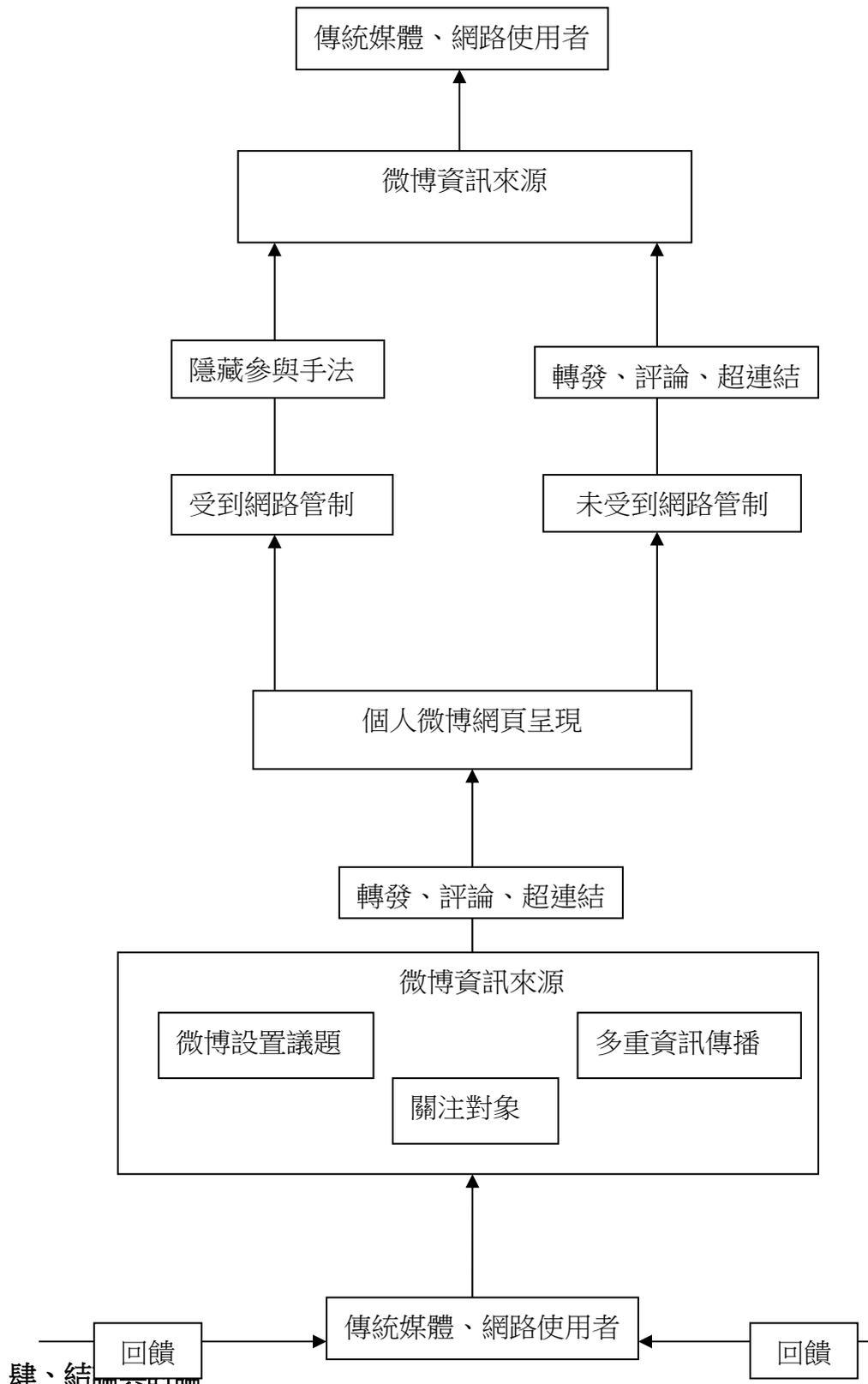
#### (6)「特殊網路體例」

此種手法與其說是避免訊息傳佈受到限制，其實更接近於情緒的發洩或是網友共同的娛樂。最有名的便是之前「我爸是李剛」，創造了在微博上紅遍一時的「李剛體」，網友對什麼事情後面都不忘加上一句：「我爸是李剛」，例如動車事件發生時，鐵道部官員當時在記者會上針對死亡人數一事說：「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之後也引起了網路上的跟風，大家轉載令人難以置信的新聞事件，最後總是不忘加上一句：「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

這種作法除了是網友出於不滿與無奈，進而對事件或人物所做的調侃，此種簡單好記的詞句，確實也有利於訊息的傳播（S1、S2），但受訪者 S1 也特地強調，自己其實會對這樣的傳播方式保持警惕，因為如果將事件過度的簡化或是娛樂化，反而遺漏了事件本質的傳播，或是忽略了對於事實的追求，如此恐怕對於促進問題的解決幫助有限。

透過以上訪談資料，經過匯整與分析，本研究也將上述結果繪製成透過微博的社會參與模式如下頁：





透過以上論述，對於中國大學如何使用網路，來達到社會參與的做法已有了較為詳細的描述，但事實上，根據受訪學生所言，這些在網路上傳播討論的方式，究竟能不能對於真實的社會事件產生影響？有的受訪者對此是顯得較為悲觀的。此議題同樣也適用於其他網路發達國家的討論上。

然而近年來，研究者認為確實可以發現，網路的虛擬世界與現實生活中是逐漸走向趨同的。如同 Jan van Dijk (1999) 書中所提及的，新科技只是人們在社會當中的延伸，它是幫助我們結合資訊與快速傳播的工具，實際上真正的關鍵還是在於使用工具的人。

網路言論這幾年在中國受到了很大的重視，政府紛紛成立所謂網路問政平台，希望能夠在網路上實際參與人民的互動。而中國大陸新聞媒體也紛紛推出採用網路輿論作為消息來源的報紙版面，例如南方報業集團的《南方都市報》當中的「網眼版」，自從 2007 年成立以來，便將其報導內容，鎖定在網路上發生的大小事上面。記者平時就積極的在網路當中找尋報導線索，而其報導內容也皆採用網友的看法與言論，來對事件做出陳述或批判，「躲貓貓事件」、「華南虎照片偽造案」，便是在該報的報導下，使得網路的討論得以與現實事件的演變進行互動，可以明顯看見，網路的討論實際回饋到實際的案例當中。因此網路的力量看似薄弱且虛幻，但是因為網路畢竟是傳播工具，如果討論之後搭配實體媒體或是實際行動，那麼線上線下的力量便能充分的得到結合。

而本文將中國網友如何在微博上，針對社會事件進行討論的模式作一初步的整理。正在本文完稿前不久，微博已在政策的要求下，開始採用「後台實名制」，也就是網友所申請的網路帳號必須要搭配實際的身份認證，才能夠進行發表言論或轉發訊息。此舉使得網路與真實世界又再更進一步的拉近，或許會使得未來的言論有兩種結果，一是網友言論產生寒蟬效應，網路輿論監督政府或企業的力量大不如前。第二是網路發言在實名制的顧慮下，網友發言更加理性而謹慎，進而加速網路公共領域的理想達成，隨著中國網民生活越來越離不開網路了以後，實名制的做法對於言論進而對社會所造成的影響，值得後續研究再追進探討。

#### 參考書目：

- 王毓莉 (2012)。〈馴服 v.s. 抗拒：中國政治權力控制下的新聞專業抗爭策略〉，《新聞學研究》，110: 43-83。
- 互聯網發展資訊與動態 (2012 年 3 月 12 號)。取自中國互聯網訊息中心網頁 <http://www.cnnic.cn/research/zx/qwfb/>

- 林祐聖、葉欣怡譯（1992）。《社會資本》。台北：弘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原書 Nan, L. [1978].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吳芝儀、廖梅花譯（2001）。《紮根理論研究方法》。嘉義：濤石文化。（原書 Stauss, A., Corbin, J. [1998].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UK, Sage publications.）
- 新華網（2011年1月27日）。〈央視調查“錢雲會之死”真相 詳細解析五大疑問〉。取自「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legal/2011-01/27/c\\_121030036\\_15.htm#](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legal/2011-01/27/c_121030036_15.htm#)
- 財經網（2012年2月2日）。〈Facebook 創始人紮克伯格公開信：讓每個人能發出自己的聲音〉。取自「財經網」  
<http://industry.caijing.com.cn/2012-02-02/111654253.html>
- 黃克先、黃惠茹譯（2008）。《社會資本》。台北：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原書 Halpern, D. [2005]. *Social Capital*. US: Polity Press.）
- 劉靜怡譯（2001）。《控制權革命：新興科技對我們的最大衝擊》。台北：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原書 Shapiro A.L. [1999]. *The control revolution: How the Internet is putting individuals in charge and changing the word we know*. London: faces Publications.）
- 趙鼎新（2007）。《社會運動與革命》。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Gillmor, D. (2004). *We the media*. US: O'Reilly Media Press.
- Scott, J. C.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the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J. C. (1990).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unstein, C. R. (2007). *Republic.com 2.0*.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van Dijk, J. (1999). *The Network Society*. London UK, Sage publications.
- Zhou, Y. (2005). Living on the Cyber Border: Minjian Political Writers in Chinese Cyber Space, *Current Anthropology*, 46(5), pp. 779-803